



044



A MARRIED MAN'S STORY

一个已婚男人的自述

她写的与其说是故事，不如说是意境，于平淡中见新奇。她的每篇小说都是蘸着心血写成。

——文洁若

Katherine Mansfield

〔英国〕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著 萧乾 文洁若 萧荔 译



上海三联书店

〔英国〕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著
萧乾 文洁若 萧荔 译

一个已婚男人的自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个已婚男人的自述 / (英) 曼斯菲尔德著；萧乾，文洁若，
萧荔译. —2版.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10

ISBN 978-7-5426-4815-0

I . ①—— II . ①曼… ②萧… ③文… ④萧… III . ①短篇
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17148 号

一个已婚男人的自述

著 者 / [英国]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译 者 / 萧 乾 文洁若 萧 荔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特约编辑 / 刘文硕

装帧设计 / Metis 灵动视线

监 制 / 吴 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http://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 刷 /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4 年 10 月第 2 版

印 次 /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146 千字

印 张 / 13.25

ISBN 978-7-5426-4815-0/I · 894

定 价：26.80 元

修订版序

文洁若

1954年我和萧乾结婚后，发现我们二人都是在十几岁时就爱上了新西兰女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小说。他初中毕业后，在北新书局当过练习生，老板是李小峰。《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中有这么两段：

有一天，老板给了我一个新差使：到红楼北大图书馆去抄书。要求我：“不漏一个字，不错一个字，连标点符号也要一笔一画地不改样。”

这个差使不但对我日后从事文字工作是极好的训练，也使我精读了一些作品。徐志摩《曼殊斐尔小说集》就是我一篇篇从《小说月报》、《现代评论》等刊物上抄下来的。那可以说是我最早精读的一部集子。

他告诉我，抄到感人处，热泪夺眶而下，把稿纸都哭湿了。

我们曾计划合译一部曼斯菲尔德的选集。然而，真正动手翻译的时候，萧乾只译了《摇摆》和《心理》这两篇，就忙他的写作去了（他的宗旨是：只要有东西可写，就不翻译）。他说，区区两篇，不必署名了，所以外国文学出版社赶在曼斯菲尔德的百年诞辰出版她的选集之际，没署上他的名字。1999年2月，萧乾驾鹤西去。当年7月，郭著章主编的《翻译名家研究》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

版。萧乾被列为当代中国十六位“翻译名家”之一。书中的排列顺序，根据的是出生年月，排在他前面的是：鲁迅、周作人、胡适、郭沫若、林语堂、徐志摩、茅盾、梁实秋、钱歌川、张谷若、巴金、傅雷，后面的是戈宝权、王佐良和许渊冲。我因而想到，萧乾还有些鲜为人知的译本，也应该借着重新问世的机会恢复本名，以飨读者。例如，1983年由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选》繁体字本，跟《尤利西斯》一样，是由我们二人合译的，当初用的是笔名“棣新”。此书的简体字本，即将由西安的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署名“萧乾、文洁若”译。同样地，此次文化艺术出版社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新西兰女作家逝世80周年，推出选集的修订版，并第一次标明“萧乾、洁若、萧荔”译，还把他为《小姐儿》所写的一篇读后感，附在译文后面。

耐人寻味的是，曼斯菲尔德独具慧眼，很早就看出了詹姆斯·乔伊斯的意识流开山之作《尤利西斯》的价值。乔伊斯于1941年1月13日去世后，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15日的日记中回顾了1918年4月18日哈丽特·维沃尔（这位英国女士曾在经济上资助乔伊斯一家人多年）把《尤利西斯》打字稿送到她家的往事。当时弗吉尼亚觉得此作文字粗鄙，不值得印成书，就顺手把它放进有装饰的橱柜抽屉里。弗吉尼亚认为作者“没有教养”，这是“自学成才的工人写的书”，“一个令人作呕的大学本科生，搔着自己的丘疹”。^①

弗吉尼亚写道：

一天，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来了，我就把它取了出来。

她开始阅读，奚落着。接着她忽然说：“可是这里有些名堂：

^① 见理查德·艾尔曼写的传记《詹姆斯·乔伊斯》，第528页，牛津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我料想这部故事会在文学史上占重要地位的。”^①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与乔伊斯有一面之缘。由于凯瑟琳的丈夫、评论家约翰·密德尔顿·穆雷在《国民》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尤利西斯》的书评，乔伊斯于1922年3月底登门拜访穆雷夫妇。事后凯瑟琳写信给她的朋友薇奥莱特·希夫：“乔伊斯这个人蛮难对付。……在见到他之前我丝毫不了解他对《尤利西斯》的见解，不了解此书中的人物与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有着多么紧密的对应关系。绝对需要极其透彻地了解后者，才能够讨论前者。我读过《奥德赛》，对它的内容还算是熟悉的。然而穆雷和乔伊斯谈得太深了，简直超越了我的理解能力。我几乎感到茫然。旁人完全不可能像乔伊斯那样来理解《尤利西斯》。听他论述其难度之大，几乎使人震惊。它含有密码，必须从每个段落中挑拣出来，如此等等。问答部分可以从天文学或地质学的角度来读，或者——哦，我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②

穆雷和乔伊斯谈论的时候，凯瑟琳仅仅是偶尔插一句嘴，但她说的话都说在点子上，乔伊斯感到满意。艾尔曼写道：

然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对自己的评价过低了。4月3日，乔伊斯对希夫夫妇说：“穆雷太太比她丈夫对此书理解得更透彻。”^③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于1923年1月9日客死于法国后，弗吉尼亚·伍尔夫在28日的日记中承认：凯瑟琳的作品是“我曾忌妒过的唯

^① 见《弗吉尼亚·伍尔夫日记》第5卷（哈考特·布雷斯·乔瓦诺维奇出版社，美国1984年初版），以及艾尔曼：《詹姆斯·乔伊斯》，第443页。伦纳德·伍尔夫所编的《作家的日记》（弗·伍尔夫日记选）中亦收入此篇，见该书第349页，纽约哈考特·布雷斯公司，1954年版。

^{②③} 艾尔曼：《詹姆斯·乔伊斯》，第532页。

一的作品”。^①

安东尼·阿尔珀斯在他所著的传记中，辟出一整章来写凯瑟琳与弗吉尼亚之间长达七年（1917—1923）的交往。“凯瑟琳只羡慕弗吉尼亚所拥有的一切（她的家庭，丈夫给她带来的安全感）。弗吉尼亚所妒忌的则是凯瑟琳有可能取得的成就。”^② 弗吉尼亚一直写到59岁，而凯瑟琳只活到34岁。倘若能再给她25年的创作生涯，她也许能成为泰斗级的作家。

西方传记作者从来不为贤者讳。此书末尾的年表有如下两行：

1910年5月：凯瑟琳高烧不退，被说成是“风湿病”引起的。实际上源于淋球菌，不过她未被告知而已。^③

杰弗里·迈耶斯在《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传记》中写道，穆雷是1911年12月结识凯瑟琳的，他在这之前就感染了淋病。^④ 所以凯瑟琳跟他同居，以后又正式结婚，实际上是雪上加霜，致使她壮志未酬而身先死。

① 见《弗吉尼亚·伍尔夫日记》第2卷。

② 见安东尼·阿尔珀斯：《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生平》，第260页，纽约瓦伊金出版社1980年版。

③ 安东尼·阿尔珀斯：《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生平》，第405页，纽约瓦伊金出版社1980年版。

④ 杰弗里·迈耶斯：《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传记》，第67页，纽约新方向出版公司1980年版。

前　言

英国小说一向以长篇为主。本世纪初，一位以写短篇小说闻名于世的女作家彗星般出现在英国文坛上。在短短14年（1908—1922）的创作生涯中，她写下了相当数量的短篇小说，大量的文学评论、日记、书信、札记以及别具一格的诗。她在短篇小说的创作上，做了大胆的探索，有“英语世界的契诃夫”之称，曾经产生过，并且继续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她就是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即20世纪20年代初期我国诗人徐志摩前往访问并写文介绍过的曼殊斐尔。

曼斯菲尔德的曾祖父和曾外祖父都是从英国到澳大利亚去的移民，到了她祖父和外祖父这一辈，又举家迁到新西兰。曼斯菲尔德于1888年10月14日生在新西兰惠灵顿，父亲哈罗德·博昌是个商人，1898年被任命为新西兰银行董事（后升为行长），并于1923年被封为爵士。曼斯菲尔德有两姐一妹，她却对幼弟莱斯利的感情最深。

曼斯菲尔德幼时住在惠灵顿郊区，6岁上小学，同周围的洗衣妇、挤奶工人、汽车司机的孩子一道受义务教育。这样，尽管出身富户，她从小就接触到社会底层。

曼斯菲尔德天资聪颖，9岁入惠灵顿女子学院时，就在校刊上发表了生平第一篇小说，并已显示出写作才能。1898年全家搬入惠灵顿的一座面临港湾的白色大厦，同聚集在附近的工人窝棚形成鲜明的对照，这种贫富悬殊使凯瑟琳深感愤愤不平。

1903年初春，曼斯菲尔德和两个姐姐一道去英国。凯瑟琳进了牛津大学皇后学院，专攻英国文学，兼学法文和德文，同时迷上了大提琴。有个时期，她曾在以音乐还是以文学为业的问题上犹豫不决。

1906年10月，三姐妹又一同回到新西兰。次年末，曼斯菲尔德随一支探险队，赴新西兰腹地考察，途中做了详细的札记，对故乡的风土人情加深了认识。当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几家报刊曾陆续刊登她的小说。为了纪念外祖母，她开始改用外祖母娘家的姓——曼斯菲尔德。1908年7月，她终于使父亲相信她有能力成为职业作家，遂返回伦敦，从此开始了坎坷的写作生涯。

一个年轻貌美的单身女子，独自在那样一个花花世界生活，必然要经受种种考验。比她大11岁的音乐教师包顿热烈地追求她，他们结识数周后即举行婚礼。但当天傍晚，她就不辞而别，去追随自己最初的恋人——她13岁时在新西兰结识的一名小提琴手。怀孕后，她客居比利时和德国，尝到了流产的痛苦，健康受到了严重损害，1910年初回到伦敦。生活中的挫折反而换得了艺术上的升华，1911年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在德国公寓里》问世。

这一年，她结识了《节奏》杂志的主编约翰·密德尔顿·穆雷，并产生了爱情。但是直到1918年，曼斯菲尔德的第一个丈夫提出离婚后，两个人才得以正式成为夫妻。

不幸的是，1917年她的艺术技巧正臻于成熟时，她却患上了肺结核。倘若她肯接受大夫的劝告，立即停止写作，进疗养院，本来还能多活几年。然而那正是她的创作欲最为旺盛之时，她片刻也不肯休息。此外，在气候温暖、阳光充足的新西兰长大的曼斯菲尔德，始终也未能适应英伦那阴霾寒冷的冬季。像候鸟一样，她每年都要到欧洲大陆去避寒。在飘零中，她从死神手里夺取时间，写下了《在海湾》《园会》《一杯茶》《苍蝇》等众多优秀作品。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文明是一次巨大打击，曾使许多知识分子感到幻灭。1915年，曼斯菲尔德的弟弟莱斯利在赴前线途中来看她，姐弟俩畅叙旧事。可是一个月后，在法国举行的一次军事演习中，他便丧生了。曼斯菲尔德在悲痛之余，感到有责任把在新西兰和弟弟一道度过的童年，用文字形式再现出来。这就是1918年问世的

《序曲》。此书在排印期间，排字工人看到原稿后就不禁嚷道：“天哪，这些娃娃是真的哩！”尽管当时曼斯菲尔德的作品尚未引起评论界的注意，但她得知此事后，却深受鼓舞，因为她更重视普通读者对她的赞赏。《幸福集》（1921）问世后，她又收到许多读者淳朴诚挚的来信，从此，她在创作上更加苦心孤诣地探索尝试。《园会集》（1922）的出版奠定了她作为英国最杰出的短篇小说家的地位。

曼斯菲尔德曾与穆雷和作家戴·赫·劳伦斯合办文艺刊物《签名》。她和同时代的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交往密切。弗吉尼亚的名作《达洛威夫人》（1925）就是在曼斯菲尔德的《园会》的影响下写成的。劳伦斯曾把她比做狄更斯，认为她对事物敏锐的观察、她那妙趣横生的幽默都使人联想到那位19世纪的英国小说家。劳伦斯的《恋爱中的妇女》（1921）中的人物戈珍就是以曼斯菲尔德为原型的。

曼斯菲尔德短暂的一生，大抵上是在漂泊中度过的。离开自己的出生地新西兰后，她一直客居英、法、德、意、瑞士，过着公寓生活。她的作品，有不少是在旅途中所写，或以旅行行为题材。这个集子里所收入的《男爵》和《男爵夫人的妹妹》，选译自《在德国公寓里》（1911），作者以揶揄手法描述了本世纪初巴伐利亚人趋炎附势的丑态。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反德情绪高涨，出版商要乘机再版此书，并答应付给她500镑。战争不但夺去了她周围的一些年轻朋友的生命，她的胞弟也丧生。因此，她厌恶战争，坚决反对让自己的作品成为掀起民族仇恨的工具。当时，尽管她身染重症，需要靠稿酬来支付昂贵的医疗费，但她在世时，却从未允许再版此书。《孟浪的旅行》（1915）是根据她在战争期间的实际经历写成的。

《郊区童话》（1917）的背景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时到处在闹饥荒，一对处于小康状态的夫妇却只顾给自己一家人弄到吃的。结尾富于浪漫主义色彩：孩子同情户外挨饿的娃娃们，化成麻雀，和

他们一道展翅飞去了。作者擅长描写儿童心理，精确地掌握了儿童语言。在《小妞儿》（1912）中，作者用清丽、委婉的笔触，将一个幼女的内心活动写得很逼真。女主人公凯瑟娅是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为了送给父亲一件生日礼物，她无意中剪碎了他的重要讲稿。父母却不知她的动机如何，粗暴地惩罚了她，致使一颗稚嫩的心灵受到创伤。凯瑟娅具有作者的特征，经常就是她本人的化身。

曼斯菲尔德的一些最好的短篇，是以风光明媚的故乡为背景的，这里所选的《航海》就是其中的一篇。

凯瑟琳出生后6个月，曾乘船跨过科克海峡，被带到皮克顿镇去探望祖父。幼年时，又去了一次。《航海》的故事情节虽然是虚构的，结尾出现的爷爷，却是以她的祖父阿瑟·博昌为原型而写的。关于此作，她在致友人的书信中曾写道：

你对《航海》有这样的感受，是多么奇妙，多么可喜啊。除了密德尔顿·穆雷，谁也不曾向我提起过它。但是当我写那篇小故事的时候，我感到仿佛自己就在那艘船上，走下舷梯，嗅到大餐间的气味。当女茶房走进来说“船上没装多少货，也许有些晃荡”时，我敢相信我坐的沙发也晃起来了。我忽而梳上个像绸子一样光滑的小白纂儿，戴上顶软帽，忽而变成斐内拉，手里攥着柄上雕了只天鹅头颈的雨伞。一切都是那么逼真——极其逼真——尤其是当他们乘的船远去，并听见海浪缓缓地冲上岸的声音。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那并不是出自实际经验的一段回忆，我只是着了魔。假若当时风向变了，我也许就会变成那个老奶奶了。而这会害得密德尔顿·穆雷多么尴尬……^①

^① 见1922年3月13日致威廉·葛哈狄函《书信日记集》，第258—259页，《企鹅现代文学丛书》，伦敦，1977年版。

《稚气却很自然》（1914）这个题目取自1799年英国诗人柯勒律治（1772—1834）从德国写给他妻子的一封信中所附的同名诗，系模仿一首德国民歌《倘若我是只小鸟》而作，后来公开发表。

《稚气却很自然》中的亨利还不满18岁，艾德娜才16岁。小说把他们的青春之恋写得纯洁真挚而又耐人寻味。如果把这篇小说和作者后期的短篇小说《心理》（1918）对照起来看，我们就会发现，作者多么善于刻画不同年龄的人对待恋爱的态度。《心理》的男主人公是个31岁的小说家，女主人公是个30岁的戏剧家。他们涉世已久，阅历较深，认为“热情会毁灭一切”，彼此都安详冷静地分析对方的心态，与《稚气却很自然》中那对喜欢幻想、热情奔放的少男少女形成鲜明的对照。

1923年徐志摩所写的《曼殊斐尔访问记》^①在中英文学交往上是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章。一个来自东方的诗人，怀着尊崇的心情去探望一个病魔缠身的英国女作家，而半年后，她就与世长辞了。从那篇访问记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位英国女小说家与俄罗斯的契诃夫之间的文学因缘。她殷切地向徐志摩问起中国介绍契诃夫作品的情况。

曼斯菲尔德私淑契诃夫，她与人合译过契诃夫和高尔基的作品。就传统而言，英国文学家一向重视长篇而忽视短篇，重视多幕剧而忽视独幕剧，曼斯菲尔德却呕心沥血地探索短篇小说的写作技巧。在给她丈夫的弟弟理查·穆雷的信中她写道：

技巧对写作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奇妙的。我指的是包括细节在内。例如，在《布里尔小姐》（1920）中，不但每个句子的长短是经过选择的，在音调上我也下了功夫。每个段落的起伏都是为了配合她而精选的，配合的又是当天那个时刻的她。搁笔后，我又大声朗读了好几遍，犹如弹

^① 见徐志摩译《曼殊斐尔小说集》，北新书局1927年4月版。

奏乐曲一样，试图让它接近于布里尔小姐的神态情致，直到完全吻合为止。^①

曼斯菲尔德的社会圈子比契诃夫狭窄，题材大多局限于她所熟悉的中产阶级家庭生活。她的作品不以情节取胜，立意多在捕捉人物感情瞬息间的变化，抒情气氛浓重，回荡着散文诗的旋律。她善于把握人物心理活动的特征，通过不同层次的心态描写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语言含蓄典雅，留有余韵，回味无穷。她打破了过去的小说简单地叙述故事的传统，为短篇小说创作开辟了新的途径。她曾说：“我是一架照相机——一架自行选景的照相机，而我的选择取决于我对人生的态度。”^②

她写的与其说是故事，不如说是意境，于平淡中见新奇。她的每篇小说都是蘸着心血写成的。由于艺术上的刻苦，她竟缩短了自己的生命。

1923年1月9日，曼斯菲尔德客死于巴黎东南枫丹白露镇的阿冯村，时年仅34岁。

曼斯菲尔德去世后，她的丈夫密德尔顿·穆雷编辑遗稿，出版了短篇集《鸽巢集》（1923）和《稚气集》（1924）、《诗集》（1927）、《日记》（1927）、《书信》（1928）和《札记》（1939）。她还写过150余篇文学评论，收入《小说与小说家》（1930）。

曼斯菲尔德一生写了88篇短篇小说。其中《园会》《娃娃房子》《幸福》《巴克妈妈的一生》《苍蝇》等已有了好几种译本。近年来，天津人民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先后各出版了《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选》。现在，为了纪念她的百年诞辰，我们又重新选译了这个

① 见1921年1月17日致理查·穆雷函，《书信日记集》，第213页。

② 见杰弗里·迈耶斯：《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传》，第261页，伦敦哈米什·汉密尔顿出版社，1980年版。

集子。这里，除了《小姐儿》《稚气却很自然》《起风了》《夜阑》和《一杯茶》外，其余16篇在我国都是首次译出。以上5篇是荔子译的，余者系文洁若所译。

文洁若

1988年1月

目 录

| | |
|------------------|-----|
| 修订版序 | 1 |
| 前 言 | 1 |
| 男 爵 | 1 |
| 男爵夫人的妹妹 | 6 |
| 布莱申马舍太太赴婚礼 | 12 |
| 摇 摆 | 19 |
| 娃娃诞生的那一天 | 30 |
| 米 丽 | 41 |
| 小妞儿 | 47 |
| 萧乾：我爱《小妞儿》 | 51 |
| 稚气却很自然 | 53 |
| 起风了 | 74 |
| 春 景 | 80 |
| 孟浪的旅行 | 84 |
| 夜 阑 | 100 |
| 心 理 | 103 |
| 康乃馨 | 111 |
| 郊区童话 | 115 |
| 没有脾气的男人 | 119 |

| | |
|-----------------|-----|
| 一个已婚男人的自述 | 134 |
| 启 示 | 149 |
| 航 海 | 156 |
| 一杯茶 | 165 |
| 蜜 月 | 174 |

附录：

| | |
|---------------------|-----|
| 一、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传略 | 181 |
| 二、译者简介 | 195 |

男 爵

“他是什么人呀？”我说，“为什么总那么孤零零地坐在那儿，还背对着咱们？”

“啊！”奥伯雷吉龙施特拉太太低声说，“他是一位男爵哩。”

她非常郑重地望着我，可是依稀间脸上带着一种“连这也一眼不能看出”的轻蔑神情。

“可是，怪可怜见的，男爵又不是他自己要当的，”我说，“尽管这么倒霉，也不该就让他与世隔绝啊。”

要不是她手里正好拿着叉子，我相信她会在胸前画个十字的。

“你当然不了解。他是头一代男爵之一。”

她被我这番话弄得局促不安，就朝着坐在她左首的博士夫人转身去。

“我的煎蛋饼^①没有馅儿——没馅儿！”她抗议道，“我已经试了第三个啦！”

我望了望那位头一代男爵。他正在吃生菜——用叉子叉起一整片莴苣，像兔子一样慢慢嚼，看着可引人入胜啦。

他身材矮小，黑色须发稀稀疏疏，面色发黄，总是穿着一身黑哔叽衣服，粗亚麻布衬衫，黑便鞋，戴一副我平生所曾见过的最大的黑眼镜。

坐在我对面的奥伯雷勒先生温厚地笑了。

“亲爱的太太，能够坐在这儿仔细地看着，你一定感到很有趣儿吧……当然，这是一家很有身份的公寓。夏天的时候，一位西班牙官

① 煎蛋饼有不带馅儿的，也有果酱馅儿或肉馅儿的。